



# 一手遮天 一手捶地

容九  
著



苍天可鉴，那些关于我权倾朝野、欺女霸男的传闻，真的只是谣传。  
世人皆恨我一手遮天，我也只能在心里默默捶地。

逆转结局首次放出，平静朝堂再起波澜；  
不负所有等待，一切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。

随书  
附赠  
精美  
彩色  
信箋

历时四年  
良心完结

缘起缘落，刻骨情深；  
环环相扣，笑虐俱佳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 一手遮天 一手捶地



容九  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手遮天, 一手捶地: 全2册 / 容九著. —北京: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8  
ISBN 978-7-5502-5769-6

I. ①—… II. ①容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7859号

一手遮天, 一手捶地

作 者: 容 九  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 
责任编辑: 孙志文  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  
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745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44  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502-5769-6  
定价: 59.80元(全2册)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新敌人风离  | / 001 |
| 第十八章  | 夜探万坟岗  | / 025 |
| 第十九章  | 火烧公主府  | / 047 |
| 第二十章  | 风月总相思  | / 091 |
| 第二十一章 | 阿棠，对不起 | / 112 |
| 第二十二章 | 山贼张显扬  | / 125 |
| 第二十三章 | 太子的苦衷  | / 140 |
| 第二十四章 | 乱点鸳鸯谱  | / 164 |
| 第二十五章 | 我要的是你  | / 178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六章 | 鸳鸯泉水暖   | / 203 |
| 第二十七章 | 纵虎再归山   | / 217 |
| 第二十八章 | 明鉴司之令   | / 235 |
| 第二十九章 | 日暮踏归途   | / 256 |
| 第三十章  | 平地起波澜   | / 279 |
| 第三十一章 | 皇兄萧景岚   | / 289 |
| 第三十二章 | 传奇的终结   | / 305 |
| 第三十三章 | 不生帝王家   | / 317 |
| 第三十四章 | 情人终陌路   | / 328 |
| 番外    | 曾见树下枫成雨 | / 340 |



## 新敌人风离

(第十七章)

我一度认为邀月楼与那些酒楼无甚差别，不料入内发觉楼宇宽敞明亮，天井式的围栏层层旋绕而上，虽少了几分靡靡之色，却别有一番大气雅致。

二楼、三楼皆是雅间，以不同绣样的屏风为隔断，放眼望去席间人影绰绰，想必慕名的贵客早已坐定等着好戏。

白玉石砌的舞台边上设有两处案席，一处悬着层层纱帘，隐约可见帘后摆琴，而正对面的檀木桌上已摆好茶点及青铜香薰，正是为对曲者所设席位。

来之前我自然命人清掉其他对曲对手，故而楼内小厮一见我们便伸手引我们入座。此刻楼中乐声起，舞姬登台献舞，一时气氛大盛，楼中俱是杯盏相碰言谈欢笑之声。

我双手捧着茶盏暖手，四顾场中舞姬妖娆酣舞，腹诽决计不能让宋郎生来这等场所，男人还是日出勤恳劳作日落早归没见识的好。

想到这儿我把目光扫向聂然，以前在陈家村，煦方总能用箫声吸引许多村里的姑娘成群结队地来搭讪，后来有天他说，不如不捕鱼了，去邻镇上的红楼卖艺，赚得更快更多。我自然是竭力反对，嚷嚷着他见多了那些莺莺燕燕乱了心该如何是好。

同样的人，同样的场合，当年百般阻挠，今时千方怂恿，这算不算是物是人非？

察觉到我的眼神，聂然转头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忽然想起个疑问，就这么脱口问了：“你的箫是从哪儿学的？”

他一怔，眼里似乎掠过一丝清寒，我摆摆手，“不回答也没有关系……”

“我儿时不会说话。”

我茫然。

他温雅的声音在这喧闹的场合显得格外平静，“寻常人家的孩子一两岁便能说话了，可我到了四岁连‘爹娘’都说不出。所有人都为之忧心，为之叹息，我亦然。一日日看着我爹对我从期许到失望，喜悦也好，恐惧也罢，我都无从诉说。”

“后来有了箫，它能替我说出我说不了的话。”他半敛下眉睫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抚着箫，“我也记不得是如何学会的，就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就能做到的事一般。”

两年前，和风也问过煦方：“你明明失忆了，怎么会记得箫是如何吹的呢？”

他挥着箫笑道：“我也不知，一拿起它，就觉得好像生来就会一样。”

一个错眼，我几乎要把眼前这个人看成煦方了，这才伸指揉眉，一遍遍暗示自己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之人。

此时楼内奏乐戛然而止，舞姬们也纷纷散退，我看向前方纱帘处，已有一人婉坐琴边，虽瞧不清真容，其宁雅姿态，竟莫名给人以妙曼之感。

全场刹那静下，只余清风吹拂帘动，所有人俱在屏息等待拨弦。

女子左手抚上琴端，在徐徐抬起右手时似乎往我们这儿一看，下一瞬铮然拨弦，弦声紧，骤然一股风起云涌之势。

琴声摇曳之中驰骋动魄，若为入阵曲，或能振奋军心，可在这种把酒言欢的风月之所奏起浩瀚沙场，就不怕惊吓着宾客咽不下菜肴吗？

重点是武姑娘你弹这种曲子要让聂然怎么吹才能和得上？

我揉了揉额，最终还是要动用公主的权力才能见上一面吗？

曲风已渐转轻弦低音，聂然玉箫在手，缓缓举到唇边，顺着琴声凄肃之境，徐徐奏出一片沉远平旷。

若要说武娉婷弹的是金戈铁马的厮杀，那么聂然吹的应就是战后的残躯遍野，箫声如吟如诉，悲凉惆怅。

然而，萧索之后逐见平川策马，赤胆之心化为柔情，直待箫声渐若游丝，曲终弦收，余音不绝，一时间全场无声。

一声叫好打破沉静，楼中又恢复了盛意，一个小丫头碎步上前对聂然道：“公子

请随我到听梅轩静候片刻，我家小姐随后就来。”

聂然不留痕迹地露出一丝笑意，我舒了口气，朝他点了点头。

我们很快便见到了传说中的武娉婷。

不得不说她是个极美的人，那张脸就像水墨画里描出来似的，一进门整间屋都让她衬得明媚动人。

我和聂然站起身，她淡淡扫了我们一眼，“你们谁才是与我对曲之人？”

我一怔，聂然摊开掌心比着我道：“在下只是想沾一沾我这好友的光来一睹姑娘芳容，冒昧之处还望姑娘莫要见怪。”

武娉婷神情浮出愠意，“我不见闲杂之人。”

聂然道：“是在下唐突，如此就不再叨扰了。”又转头看向我，“白兄，我先去外厅等你。”说完关上门，只留我们二人在屋内。

我笑盈盈地朝她拱了拱手，正待张口，武娉婷袖中突然弹出剑锋抵在我胸口，沉声道：“奏箫之人不是你。”又看向我的脖子，问，“你女扮男装混入邀月楼有何居心？”

我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从怀中掏出公主玉鉴给她看，“我姓萧。”

武娉婷瞧清后收了剑，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欠身道：“原来是襄仪公主，民女眼拙，方才无礼，还望公主宽恕。”

我坐下身，笑了一笑，“不知者无罪。”

武娉婷态度倒是恭谨，“不知公主殿下大驾光临是为何事？”

我不愿兜圈子，直言道：“不瞒武姑娘，我在查一宗旧案。这个案子与武姑娘有关。”

武娉婷闻言一笑，“邀月楼打开门做生意，从未做过什么不法勾当，更未牵连什么案子……”

“我所指的旧案不是指邀月楼，而是尚威镖局。七年前的一夜灭门，武姑娘是唯一的幸存者，关于那案……”

武娉婷脸色微变，截住我的话道：“民女得以苟活至今已是苍天垂怜，往事不堪，难以回首，还望公主体谅一二。”

意料之中的态度。

“原来武姑娘并不想找到当年害死你全家的凶手，”我道，“既如此，又何必以

对曲为由头寻人呢？”

武娉婷倏然抬头。

我笑了笑，“方才武姑娘一看到我那奏箫的朋友，眼中便黯了下去，难道不是在失望他非你所寻之人吗？”

她的身影在灯光中沉默片刻，道：“公主以为我在寻找何人？”

我喇的一声展扇摇了摇道：“当年尚威镖局的灭门案从镖头至伙夫无一幸免，可死里逃生的你不仅不隐遁，反而大张旗鼓地开了这邀月楼，简直匪夷所思……

“直到听了武姑娘的琴曲我才幡然醒悟，原来武姑娘并非要躲人，而是要寻人，所寻之人是一个会奏箫的男子。

“所以我就在想，这个男子，会否与当年的灭门案有关？”

“七年前武姑娘正当二八年华，若是遇到一个能与自己琴瑟和鸣的男子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”

武娉婷听到这儿突然眯起了眼，笑出声来，“襄仪公主果然名不虚传……不错，我爹、我大哥、我的同门师兄弟皆是被他所杀。”

我倒是怔住了。

她脸上露出嘲讽的笑，“被我最为倾慕之人所杀。”

七年前武娉婷还只是个纯良貌美的小姑娘，十六岁这种年龄正是春心萌动的时候，可镖局里都是喊打喊杀的大老粗，根本就没有人能和她好好交流一些细腻的小心事。

某日某夜她独自在院落弹琴，墙的另一头忽然飘进箫声和上她的心曲，所谓知音难求，她一时心潮难掩推门而出，月下站着个俊朗不凡的男子朝她儒雅一笑。

那男子说，他每夜回家路上都会经过此处，听到如此天籁琴音时时驻足流连，他一直在想象能奏此琴音的是何许人，遂才在这夜忍不住以箫声为和，不想得见琴音主人，竟是如此清雅佳人。

这话令武娉婷听得小鹿乱撞，更何况说话的人还长得如此令人花痴，自此，孽缘起。

武娉婷说这个男子叫风离，我一个没留神差点错听为凤梨，没有人会叫这种名字好不好？



很可惜当年的武娉婷没能有我一半的智慧，她被风离的甜言蜜语拽入爱河，白日里赏花吟诗，夜中弹琴奏箫，就这样在诗情画意中昏了头地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爹。风离亦是一片深情的模样，他说他是刑部官员，很有诚意娶他女儿。

武娉婷她爹一听说对方是朝廷官员也喜不自禁，于是把他当成未来女婿一般，常常喊他来镖局吃肉喝酒。

这一来二往，关系自然更是亲近些。

风离得知镖局的情况并不大好，有一天急匆匆跑来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，皇上要捉拿叛贼，若你们能替官府捉住他们，必定龙颜大悦，极有可能会将镖局封为皇镖。

武娉婷她爹当然想做这笔生意，可转念一想，连朝廷都抓不到的人，他们哪来那么大的能耐呢？

风离拍拍胸脯说不必操心，他已安排了一人打入叛贼内部，此人会跟着他们一路逃跑留下线索，你们只管埋伏擒住便好。

听到这儿我下意识地：“叛贼是君锦之，奸细是采蜜？”

武娉婷大惊，“公主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曾是我的贴身宫女，不过自那夜起便没了人影。你先继续说。”

于是当晚，武娉婷的爹同风离谋划了一番，最后决定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她爹亲自带着追杀君锦之，一路由她大哥带领追杀君锦之的儿子。

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这路被突围逃脱，而她爹那路直接就把君锦之给放了。

这事态变化实在大出我的意料，我忍不住打断她：“莫非你爹不想做这笔买卖？”

武娉婷道：“我爹并非不愿做买卖，而是在遇到那君锦之后下不了手，而这一切，风离一早便算到了。”

我一时蒙了，这其中关键点似乎近在眼前，“难道……你爹与君锦之是故交？”

武娉婷颌首，“他年轻时曾受惠于君锦之，虽有多年未见，却把他视作恩人。”

我心中忽然想明白了，“换言之，风离从一开始就知晓你爹与君锦之的关系，他接近你，故意让你爹一同参与，根本不是为了擒获叛贼，而是……另有所图？”

武娉婷讶然看了我一眼，道：“公主果然心思敏捷。”

那夜，武娉婷的爹认出了故友，这才知道，君锦之身上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，这

个秘密除了风离之外，天底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虎视眈眈。

而君锦之担忧这个秘密会随着这场追杀而消亡，那么就当真复国无望了。

武娉婷的爹当机立断助他们逃至百里外。

怎料风离忽然出现，君锦之不愿牵连他人，便砍了武娉婷她爹一刀，佯装是厮杀所伤，最终独自携妻逃走。

风离自然不信，却未当场揭穿他们，甚至还假惺惺替武娉婷的爹留下了大夫，自己带着一拨人马继续追。

我问：“你爹既带着君锦之的秘密，为何不找到他的儿子，将真相告诉他呢？”

她停了好久才道：“那时君锦之的儿子不知所终，我爹只好先回镖局再做打算，谁料没过几日，风离就来了。他想从我爹身上逼问出秘密所在，我爹三缄其口。那夜，他命人杀光了镖局所有人，当着我和爹的面，连同我大哥在内。”

我无法去想象心上人杀光自己至亲的画面，然则武娉婷说起这段的时候越是语调平平，容色淡淡，就越是令人触目惊心。

“你最终又是如何逃脱的呢？”

武娉婷似笑非笑，“我爹将他所想知道的附耳说与我听，说完了，就自断经脉而死。而我，便成了世上唯一知道秘密之人。”

我默然，“原来如此。风离既然如此想知道秘密所在，自不会伤你性命。”

这风离谋人步步算计，手段狠辣而利落，品格更是缺德无良，想到将要与他为敌，我忽觉遍体生寒。

武娉婷见我不吭声，道：“公主怎么不问他为何不将我抓起严刑逼供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“他深知你恨他，越是逼迫越会同归于尽，若我是他，倒不如放你一马，再暗中派人跟踪你，或许还能从中获取线索，否则，他就算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你也不可能泄露半句。”

武娉婷闭上眼，“这些年，我爹同我说的地方，我一回也没有去过，而他，一次也未曾出现过，但我知道总有一日，他会亲自来找我，那时，我会杀了他。”

我不敢戳穿武娉婷怎么可能杀得了这样可怖之人。

不过武娉婷道尽所有后，思路很快转回刚才的问题：“公主方才说，采蜜是你的贴身宫女，这样说来，风离与公主或是有所瓜葛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“所有有可能之人都想过了，实在没有头绪。”

“那么……公主为何费尽心思重查此案？”

我瞟了她一眼，“当年你是否把犬粮给了那个采蜜，一路追踪君锦之子？”

武娉婷坦然道：“不错。”

我犹豫须臾，合上扇面，“武姑娘，我说了你可莫要冲动。采蜜几日前出现了，这些年一度诈死，我想，均是那风离公子一手策划的。”

武娉婷冷若冰霜的面孔终于绷不住了，“她现在何处？！”

我道：“你放心，她正安然住在公主府内，暂时未有动静。不过武姑娘，恕我直言，那风离诡计多端，且在暗处不动声色，即便找上门去，只怕也问不出半点他的消息，若想引蛇出洞，为今只有一计。”

武娉婷凝住眼，“公主请说。”

我起身，走近她一些，“请君入瓮。”

窗外孤月寒鸦，我将我的计策和盘托出。武娉婷听完后很久没有说话，可即便再艰难，她终究还是做出了抉择：“好。”

我紧紧地盯着她，“也许会死。”

她淡淡地笑了笑。

“公主可曾体会过绝望？当老天将所有一切慢慢夺走，你却无能为力时，便会明白，未知生时痛，何惧死后苦？”

这种反问比拟句听得我寒毛莫名其妙地竖起。

一点残月入屋。

我瞧着天色更浓，想着今日也只能到此为止。

临走前想起一事，遂问她：“你可知君锦之藏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吗？能让风离如此紧张，令你爹到死也不肯透露。”

武娉婷飘然道：“谁知道呢？但他既为前朝皇族，所藏之物应当不容小觑。”

我的心漏跳一拍，几乎以为自己是幻听，“你、你说谁是前朝皇族？”

她见我手抖得连扇柄都握不稳，颇有些困惑不解，“怎么，公主莫非不知君锦之乃是前朝端王吗？”

烛火啪嗒一声响。

多日以来，萦绕在心中的迷雾忽然被拨开，我倏地抬眼，自武娉婷的眼中望见了惊慌失措的自己。

君锦之是前朝端王，宋郎生是前朝端王之子。

如果是这样。

当真是这样。

父皇害死的不仅仅是宋郎生一家，更是赶尽杀绝毁了他的所有。

于君锦之而言，所谓的谋逆，从来只是想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那么，我与驸马之间隔着的，远不只是家恨。

更有国仇。

“公主？可是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
大抵是我出神得太久，武娉婷已然不安，我摇了摇头，再也无心作别，就这般步出厢房。

我曾问过宋郎生，仇报了么？那时他回答：算报了。

我不明所以。

何谓才算报了仇？

他是否知晓自己的身世？

若知，是怀着何种心做这个驸马，何种情承认自己喜欢上我？

若不知，若是始终不知……那么在揭穿真相之时，又会如何抉择？

猛地想起那晚，他对我说：“我只是有些害怕，又要有什么人什么事让我们分开。”

当时，我想掏着心窝回他一句“我也是”。

正因我们惧怕离开彼此，才会隐瞒彼此。

然则，记忆总会有复原的一天，真相亦会水落石出。

何苦要等到山穷水尽之时，让上苍决定我们何去何从？

聂然见我下了楼，紧步跟上前来，道：“谈好了？”

我呆呆地看着聂然，脑中瞬时划过不少事，顿了顿，方微微点头，想说就此别过，改日再叙。但刚迈出一步，视线竟莫名模糊，一阵眩晕让我险些站不住脚。

聂然眼明手快扶定我，问：“公主可感有恙？”

我勉力定神揉了揉眼，“无恙，近来偶尔如此，应是身子骨没养好。”

聂然不由分说地将我搀上马车，坚持送我回府，我哑了哑嘴，没好推拒。

待到了公主府前，刚跃下马车，聂然便没头没脑地道：“若公主不介怀，这支箫，我想收下。”

我回首，他的容色在灯下有着淡淡的暖意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好像与初时那冰冷的聂然已有所不同。

方才我在邀月楼彷徨不知何处时，正因看到了他，想起了与煦方的过往，才拨开了心底的云雾——

倘若那时的和风能以更勇敢的方式同煦方一起面对，而非被动地躲在客栈等待，那么最坏也不致在形同陌路前连一句道别也无。

今时不该重蹈覆辙。

哪怕宋郎生真是前朝皇族，哪怕阻挠在我们之间的是不可磨灭的千仇万怨，至少也应了解真相，了解我的心。

我对聂然说了声好，回过身去找驸马。

可踏入府邸，柳伯见着我便火急火燎地跺脚道：“哎哟，我的公主殿下，您究竟上哪儿去了，驸马爷可找了您大半日……”

驸马找我？

我一怔，“他现在何处？”

柳伯慌得连话也讲不清，“他、他、他走了啊。”

我心头一跳，“走？去哪儿？”

柳伯茫然晃着脑袋，“似乎是大理寺的公事，又似乎不是，驸马爷让我同公主说，他暂且离开一段时日，撑死了个把月，让公主安生待在府里等着他，万事不必过于忧心，待他办好事便赶回与公主相聚。”

我头蒙得有点晕。

究竟发生何事能让宋郎生不告而别连去向都无从明说？

我一时委屈气极，喘得胸膛剧烈起伏，“他走了多久？”

柳伯吓傻了，“一、一个时辰……”

一个时辰，快马加鞭，命人分别往离京三条官道追赶，没准还能赶上。

我一挥袖，正想吩咐下去，不知是否因为之前就心绪烦乱，如此一搅和更觉得一

口气闷在胸口喘不过来。

我握住衣襟竭力想把气调匀，然而呼吸通畅之时肺部竟刺痛起来。

心底蓦地觉得不对，喉头有股腥甜味道涌上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只听柳伯一声声叫着“公主”，好像还有阿右“快扶公主回房”“请周太医来”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然后，支撑不住闭目昏去。

不知有多久，也许并未太久，几乎是倏然而醒自床上坐起，第一眼便看到了在为我低头施针的周文瑜，还有焦急守在屋里的柳伯与阿右。

没有宋郎生。

“驸马……”我喃喃开口，发觉嗓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声音，“驸马走多久了？”

柳伯颤颤巍巍道：“两个多时辰了……殿下，您先躺好，莫要操劳过度……老奴已派人进宫告知太子殿下去了……”

两个多时辰，怕是追不回了。

这时周文瑜已然收针，我卷下袖子，无力道：“你们都先退下吧，本公主是真倦了，一切待太子来了再说。”

“公主，”周文瑜忽道，“老夫有话想要单独同公主说。”

柳伯与阿右退下后，我回身将软枕垫高，见周文瑜由始至终埋头不敢看我一眼，问：“何事？”

孰料下一刻他跪下身，抬起头，眼中竟蓄着泪，“公主……公主……是老夫无能……”

我看他这般，心中沉了几分，“你此话……何意？”

周文瑜几乎每说一个字都在颤抖：“公主之所以晕厥……非过度疲倦，而是毒……毒发……”

我茫然道：“毒发？什、什么毒？”

“忘魂散，是忘魂散啊，公主……曼陀罗毒发之时，周身经络会逐渐变紫……”周文瑜语无伦次地啜嚅着，“不是天山曼陀，而是曼陀罗……怎么会是曼陀罗呢……”

我脑中嗡的一声，双手下意识地握紧棉被，“你是说，本宫中的，乃是必死之毒曼陀罗所制的忘魂散？”

周文瑜艰难地点了点头，复又不可置信地抬头，“当日、当日公主与师弟设好圈



套，不是说公主中了于性命无碍的天山曼陀，又、又岂会……”

我掀开衣袖，这才发现腕上经脉渐呈青紫，想起近日来几番异常的晕厥，恐惧寒意倏如千万条细虫游遍寸寸肌肤。

太子给宋郎生的忘魂散确实确实是不让人致命的忘魂散。

虽然那时他假意投毒，我也记得我未曾服下此毒。但这么久以来，看着宋郎生始终不愿告知真相，我一度以为是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他又给我服下了忘魂散。

所以他才会在听说药有变故时火急火燎地赶去康临府上暗查。

可是萧其棠，你怎么就忘了，韩斐还在之时便告诉了你，宋郎生的药丸早就被你调包了。

他手中的药根本就只是普通的面团。

真正不致命的忘魂散不已被你收入囊中了吗？

我骤然想起今晨收拾书房时在矮柜里看到的木盒。

不顾周文瑜阻挠，掀开被褥，光着脚，一步一个趑趄挪到了书房，找到了那半尺见方的紫檀木盒。

打开，一颗褐色的药丸安静地躺在盒子里。

看来我所中的，就只有可能是会夺人性命之毒了。

周文瑜亦步亦趋地跟了过来，我木然地盯着药丸，问：“本宫还能活多久……”

“公、公主……”

“说！”

周文瑜碰上我的眼神，又赶忙避开，“至多一个月……或……不足一个月……”

一个月？难道我至死都不能再见驸马一面吗？

我用力闭上眼，“毒发时……会如何？”

他的声音说不出的苍凉，“四肢百骸疼痛难忍，五脏六腑溃烂……不、不过老夫会尽力减少公主的痛楚……可施针、可用药、可……”

“你出去吧。”我漠然睁开眼，盖上木盒，“不要将此事告之任何人。”

周文瑜不敢拂我意，他一走，我全身气力像被掏空一般，整个人软软地瘫在座椅之上，憋了很久的眼泪还是一滴滴滚了出来，滚到脖子上，滚到胸口里。

夜风自窗外呼呼吹进，我居然庆幸自己的嗓子哑了，如此，抽噎之声才能为风声掩盖，不必惊动任何人。

本以为自己并不那么畏惧死亡。

可以在被人抛弃后寻死，可以在刺客如林中挺身挡箭，可以在漫天大火中听天由命。

但为何时值此刻，在得知自己大限将至之际，心会恐惧得如此分明？

蒙眬泪眼中，我发现书案上用镇纸压着的一封信。

信封上“公主吾妻亲启”六字赫然而现。

确是驸马的字迹。

我回过神来，用手背抹净眼泪，拆封展信。

信曰：

阿棠：

因事发突然，勿怪我不辞而别。恐信遭他人所阅，故难明事由。

我曾数番想说出真相，不想在下定决心之际寻遍京城也寻不到你。

不能亲口告之，我心甚憾。

或待我归来，你的记忆已然复原。

不知那时，你会为此痛楚，还是遗忘。

眼下，我只有一愿。

盼你不论记起何事，都能信我如初。

宋郎生自钟情萧其棠那天起，心便未曾动摇过半分。

不论处境如何，不论经历如何，不论身世如何。

除此以外，别无所求，唯愿你平安。

宋郎生书

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直待纸上的字被泪水晕得模糊不堪。

信无声，泪无声，仿佛连呼吸也无声。

只余下一室空寂。

我连着昏迷了两日，醒转时，还是没能看到宋郎生。

府邸里派出的人马沿着京外大道小途追了几日，皆无功而返。

他便如凭空消失一般，杳无音信。

起初还抱有几份侥幸，空守后愈发心灰意冷，太子来了我亦前言不搭后语地催他回宫理政务，他想多关切几句，我便翻身盖被任凭眼泪埋藏在棉絮之中。

众人只当我见不着驸马忧思成疾，唯一知道底细的周文瑜每日施针见我神情恍惚，寻不到劝慰之词，唯有长叹以伴。

持续奄奄一息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朝廷为之所震，虽分不清是震撼还是振奋，但前来公主府探病的官员自此络绎不绝。

柳伯将他们统统拦在门外。

朝臣们疑虑更深——监国公主究竟是生了什么病令太医束手无策？大理寺卿宋驸马究竟去往哪儿迟迟未曾露面？皇上依旧昏睡，长此以往，太子一人能否挑起国之重担？

某些蠢蠢欲动与不安的气味自庙堂弥散入坊间，一时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

当然，这些俱是阿左阿右同我说的。

自打那夜后，我便如活死人般朝夕横在床上，离世在即，哪还有什么心思去理会什么朝局不朝局？

只恨不得立时毒发身亡，两耳再不用听闻这些烦心事才好。

奈何我的影卫阿左是个话痨，他见我赖在榻上闷声不响，闲来有空就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府外境况，大至庙堂风云，小到街坊磕碰，事无巨细，栩栩如生。

就在他第七十八次打断我的黯然伤怀思念夫婿时，终究还是成功地逼我开口了。

“让你去监视采蜜，你是把本公主的话当耳边风吗？”

倒挂在窗外的阿左怔怔地探着头，“公、公主……您终于不再这样消沉下去了吗……”

我闭了闭眼道：“我数三下……”

阿左非常听话地消失了。

我翻了个身趴在床上，卷开袖口看了一眼青紫的筋脉，无力地挠了挠头。

阿右从侧门的阴影后走出，小心地看着我的神色，张了张口，半天没有说一句话。

我用余光慢慢瞥向她，问：“那晚，周文瑜同我说的话，阿左没有听到，你是都听到了吧？”